

农民帝国

蒋子龙 著

朝内 166 人文文库 ·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农民帝国

蒋子龙
||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帝国/蒋子龙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.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401-1

I. ①农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1746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574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22.875 插页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08年9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01-1

定 价 4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上 部

1. 龙凤合株

郭家店——并不是一家买卖东西的店铺，而是一座有着近两千户人家的村庄，坐落在华北海浸区大东洼的锅底儿。当村的人说这里有雨即涝，无雨则旱，正合适的年份少。平常能吃糠咽菜算是好饭，最出名的是村里的光棍儿特别多。历来这个地方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要在郭家店用砖头打死了人，可以不偿命、不定罪。因为那肯定是误传，要不就是吹牛。郭家店压根就没有过砖，这是个土村，满眼都是黄的和起了白碱儿的土，刮风眯眼，下雨塌屋，因为所有房子都是泥垛的或土坯垒的。没有一块砖的村子，怎么能用砖头打死人呢？

住在郭家店村里的郭德贵，像土坷垃一样老实巴交，就是在盖起两间崭新的土坯房时累死的。他娶的是邻村苗家庄高家的姑娘，既是个要脸的又很争气，拜堂后的第二年就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。村里的先生按照辈分给起了两个响亮的名字：郭敬天、郭敬时，并对郭德贵解释说，他有老天作美，时来运转该交好命了。他的父亲实际是他的大伯，因为绝户才过继了他当儿子，到他这儿却一块儿来了两个儿子，这还不预示着要兴旺发家吗？男人这一辈子的任务他一下子就完成一半了，剩下的一半就是给儿子盖两间房子，让他们能娶上媳妇。

可是，要想在郭家店行大运，并不那么容易。自古以来“人”和“口”就联在一起，管人叫“人口”，生孩子叫“添口”，有人就有口，有口就得吃，把粮食就都叫成“口粮”。郭家进入添口一下子多了

两张嘴,而且他们还是穷人家的“圣宝贝”,同时又是讨债鬼,全家得围着他们转,有点好东西全都塞鼓到他们的肚子里。没有几年的工夫,高兴有了后的爷爷、奶奶,却在高兴和满足中先后被熬巴死了。

敬天、敬时这两个小子倒是命硬,壮壮实地长成了半大小子。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,本该高兴的郭德贵却心慌了,他必须早做准备,好给孩子们盖房子。谁都知道,农村有三大累:脱坯、耨地、拔麦子。从挖土、和泥、脱坯到砸夯、砌墙、上脊,最重的活儿都是郭德贵一个人顶下来的,两个儿子还没有成人,帮不上大忙,再说他也舍不得使唤他们,万一累伤了哪儿可是一辈子的事。就在房顶铺好苇子,他用麦滑秸和了泥,然后甩开大铁锨,一锨一锨地像发炮一般往房上撩……撩着撩着忽然眼前发黑,嗓子一痒,噗地喷出一口鲜血。他睁大眼,想一较劲把那锨鲜红的泥巴甩上房顶,不料两臂没有使上力,嘴里发腥,鲜血一口接一口地向外喷,他想合嘴却合不上了,最后竟变成一股血柱激射出来……整个人随之瘫倒在泥堆上,浑身抽搐,眨眼的工夫一个大活人便气绝而亡。

德贵老婆的娘家,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,帮不了她。过穷日子的女人再成了寡妇,就比死还难了,也因此便没有可顾忌的了。郭寡妇埋了丈夫,再请人给新房抹好了顶子,家里的粮食也就全折腾光了。于是她锁好房门,将脸往下一拉,带着两个孩子就外出讨饭去了。天津、北京、口外、关外,几年工夫她可跑了不少地方,有的时候过年回到郭家店来,年成好的时候在该种地和收拾庄稼的时候也回来。她讨饭有个规矩,赔笑挨骂吃苦受罪求爷爷告奶奶下贱受欺辱只由她一个人顶着,决不让两个孩子活得不像人。她默默地接受了丈夫的全部心愿,必须维护好郭家的根脉,将两个孩子有模有样地养大成人。每到一处她都先找好落脚的地方,让两个孩子等在那里,她讨回饭来给他们吃,讨得多会有自己一口,讨

得不多就先给着孩子们吃。但敬天、敬时很快就长成了大小伙子，他们怎么忍心看着让老娘一个人受累。这哥俩的长相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一样的方脸直鼻，一样的长胳膊大手，天生都是干活儿受大累的坯子。哥哥郭敬天性情悍暴、狡黠，长这么大就好像没有能让他慊头的事，跟老娘在外面闯荡这些年，这儿看点门道，那儿学点手艺，竟练成了一个能耐梗，修农具、做门窗、钉马掌、补锅锡碗直至制作礼佛的香火，全能拿得起来。而老二郭敬时，性情就敦厚温和得多，像个尾巴一样天天跟在老大的后边，不多说不少道，凡事都听哥哥的。

其实做香并不难，剥榆树皮轧成面儿，再掺上点香料、锯末就行了。所以娘仨以后的出行就变了形式，哥俩轮流挑着一副担子，担子的一头放着香和敬天的木匠工具，另一头是个筐头子，坐着郭寡妇。一路有买卖就做买卖，揽到活儿就干活儿，没有买卖也没有活儿干的时候郭寡妇就讨饭。到以后稍微有点年成，日子一松快，郭寡妇和老二敬时就不再出去了，只有老大敬天一个人外出卖香，捎带着找点活儿干。四镇八乡，串街进户，好歹卖点香，就有活钱可赚，再顺手找到点活儿干，主家一般都会管饭，不仅能吃饱肚子也还能挣到点钱，没有钱的也会给粮食，所以他们家的小日子渐渐就算缓起来了。

日子一缓起来郭寡妇就准备办大事了，那就是给儿子们说媳妇。可她刚一兴心张罗，就赶上了一场秋涝，鞭杆子雨时急时缓地下了七天七夜，村子四外成了一片汪洋，她不知道这样的涝雨到什么时候会停，偏又赶上老大不在家，竟抓起口袋，叫着老二就冲进雨里。别的庄稼没有办法了，自己那半亩花生已经有八九分熟了，再不抢回来就会被沤烂，岂不就全糟蹋了！地里的水已经没膝深，她不能蹲不能坐，只能弯着腰伸直两条胳膊，将双手插到泥里去一颗颗地抠……娘俩冒着大雨整抠了一天，花生是收上来了，但她的十个指甲却都抠掉了，手指头肿得像小萝卜，白森森地翻着嫩肉。

都说十指连心,但在地里的时候她并没有觉得有多疼,当时她确实急眼了,连命都豁出去了哪还顾得上手啊,但同样也在泥里抠唆,老二的手指甲却一个都没有掉……

雨停了以后,她把上锅爆干的花生仁掺进炒熟的黑豆里,一并拿到集上花钱做了十几个一巴掌厚、筐头子般大小的花生豆饼,大灾之年这可是救命的宝贝。等到大水一退,南边的灾民就一拨接一拨地拥过来,她用两张花生豆饼换了一个十七岁的安徽姑娘。当时姑娘一家三口已经饿得走不动道了,别小看这两张花生豆饼,够还剩下的老两口子活半个月的,下卫、闯关东的路上不愁了。

成亲的当晚,郭寡妇把敬天和新媳妇推进里屋,自己和敬时在外间屋地铺上秫秸,上面放了被,娘俩就想打地铺了。敬天在里屋的炕上越想越不是滋味,到了还是冲出来,把娘和兄弟拉进了里屋的炕上。新娘子叫孙月清,吃了两天饱饭后精神立马就缓上来了,清清秀秀地挺招人爱。郭寡妇在外人面前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笑模样,在儿媳妇面前却总有点过意不去,让人家成天跟婆婆、小叔子挤在炕上算怎么一回事!她心里盘算着在旁边再接出一间屋子,下一步好给老二再说个媳妇,她这一辈子的大事就算圆满了,也对得起没有福气看到的丈夫和郭家的祖宗。

两个儿子都有的是力气,脱坯、和泥,再垒出一间屋子不算很难,中间开个门,跟老房子连在一块便成了一明两暗的三间房,不等干透了,郭寡妇和敬时就搬进了新屋子。就在一顺百顺的时候,郭寡妇的如意算盘被敬时的婚事给绊住拨拉不动了,她自己上心,托人说合,确也碰到过几个茬儿,却没有一个能说成了。时间一长村上就有了闲话,说郭敬天哥俩实际上是共娶一个老婆,有的说是一个月一换,有的说是按单双日一天一倒。后来孙月清生了儿子郭存先,有的说像他爹,有的说像他叔,直到两年后孙月清又生下二小子郭存志,紧接着又生了闺女郭存珠,村里人的闲话就更乱套了,说郭家这哥俩真不愧是双胞胎,在这种事情上也平分秋色,

大儿子存先肯定是老大郭敬天的,二小子存志更像郭敬时,可老闺女存珠像谁呢?都像又都不像,还是随她娘……

哥俩娶一个老婆在郭家店并不稀奇,还有的哥仨、哥四个只讨一个老婆哪,以郭寡妇的心性不会真的在意这些闲言碎语,哪里的寡妇不受气,一个寡妇带大两个儿子,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,那些眼红心气的人说多难听的都有。不管谁是谁的孩子反正都是亲哥俩的,没有外卖,比你们娶不上老婆将要断子绝孙强多了。真正让她提着心的是,老二郭敬时根本没有心思要说媳妇,因为他喜欢自己的嫂子,甚至比他哥更爱他的嫂子,每当郭敬天数落媳妇,从小就对哥哥充满敬畏和百依百顺的他,总是站在嫂子一边,跟哥哥争。郭寡妇担心大儿子的脾气,他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,村里的闲话他不可能没有听到过,对众人的闲话没有办法对兄弟还没有办法吗?就怕哪天他急了眼拿斧子劈了敬时啊!

这一天还没到,郭敬天自己却被刺刀挑了。那是一九四三年夏天,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津浦线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个大胜仗,然后来到大东洼修整,就驻扎在郭家店。郭敬天看到赚钱的机会来了,就到东洼镇集上现买的黄黏米,做了一大锅切糕摆在村口的两棵大树底下卖。大刀队的一个排长吃了切糕却不给钱,郭敬天不依不饶告到了大刀队的队长那里。队长火了,这还了得,大刀队能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,就仗着纪律严明,哪能容忍这种丑事,立即责问那个排长。排长却死活不认账,队长就跟郭敬天叫板,问他敢不敢对自己的告状负责?队长要在他的切糕摊前用刺刀挑开排长的肚子,如果里面有切糕,排长就活该被挑死,队长替他补上切糕钱;如果排长的肚子里没有切糕,郭敬天就得偿命。

郭敬天不能含糊了,如果他含糊就证明刚才才是告黑状赖钱,便当场点头应下这场官司。于是在众人的围观下,队长真的一刺刀捅了下去,然后翻开排长的肚子,果然在里面找到了切糕,郭敬天得到了赔偿。到晚上一个战士又敲开了他家的门,交给他一笔钱,

说部队明天一早就开拔，队长说他的切糕做得好吃，让他再做一锅，天亮前送到村口的两棵大树底下。郭敬天连夜将切糕做好，不脱衣服打了个盹，看着天稍微有点开亮，没有惊动家里人，一个人悄悄用小车推着切糕出了门……大刀队确实在当天的后半夜就撤走了，可是天亮后有人发现郭敬天死在了两棵大树底下，同样也是被人用刀开膛破肚，车上的切糕却纹丝未动。他的弟弟郭敬时守在旁边，两眼发直，口吐白沫，像是被吓傻了……傻不傻的倒说不准，被吓哑巴了倒是真的，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说活。

好强的郭寡妇，遭此变故竟一病不起，不到一个月就撒手追大儿子去了。茶呆呆的郭敬时本就从没有当过家、主过事，先埋了哥哥紧跟着又葬母，渐渐地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脸上不知多长时间没有过水了，头发老长，脏兮兮地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个脸，大白天的也如活鬼一般。干活儿的时候也会随便抓根绳子将乱发往后面一系，但日积月累那脑袋上可就有货了，夏天打麦子免不了会有麦粒掉在乱蓬蓬的长发里，偏巧没过几天又淋了一场大雨，不久就在他的头顶上长出了麦苗……但，无论别人怎样看他，怎样说他、逗他、笑他乃至骂他，他全没有反应，不知他是耳朵真的听不到了，还是听到了不理睬。说他傻不像真傻，说他疯也不像全疯，该吃饭时知道吃饭，该干活儿时也知道干活儿，只要一没有事了就来到村口，坐在两棵大树底下愣神儿。夏天经常就睡在树底下，除非他嫂子来把他拉回家……惟独对他的寡妇嫂子，还是恭恭敬敬，百依百顺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，孙月清就会让儿子喊来剃头匠，烧上一大锅热水，逼着郭敬时从头到脚都收拾一遍。

而村口被郭敬时当成家的两棵大树，一棵是杜梨，一棵是榆树。早年间在树的后面是土地庙，前几年挨过炮弹，又赶上兵荒马乱，人心惶惶，谁还顾得上修庙，没过多久那些东倒西歪半拉坷叽的庙墙就彻底塌倒了。可庙前的两棵树却越长越旺，由于中间没了阻隔，两棵树还越长挨得越近，现在已紧紧地漂在了一起。枝干

纠结，树叶搭衬，你拉扯我，我扶持你，远看像一棵，近瞧是两株。它们高出村子一大块，撑起了郭家店的半个天，在方圆几十里以外，看不见村子却先看到了树。如此这般招眼的两棵大树，自然就成了郭家店的标志，成了村人安放灵魂的地方。谁家死了人，都到树下来“报庙”，人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把这两棵树当成了土地神。

八路军进村、闹土改、成立人民公社，凡是郭家店有大事，村民们都习惯性地集结到两棵大树底下开会。直到开始“大跃进”，全村的人一夜之间似乎都变成了郭敬时，疯不疯，傻不傻，对这两棵树的态度也全变了。村上的头头一叫号，呼啦便聚集起一大群人，扛着大锯，提着斧头，耀武扬威地来到村口，要伐树去炼钢。只有郭敬时还什么都没有察觉，依旧靠在大树上闭目养神，这让伐树的人无法下锯。这还得了，郭家店怎能容忍一个装疯卖傻的人阻挡“大跃进”的步伐？

积极分子们拥上来，抱头搂腰的，拉胳膊拽腿的，一二三就把郭敬时扔出老远。已经多年没说过话的郭敬时似乎是嘟囔了几句：农民管种地，炼钢炼铁是工人的事，别人的事有别人管……大家十分惊奇，都转头瞪眼地看着他，分明看到郭敬时的嘴并没有动，耷拉着眼皮歪坐在地上，再说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。

当时人们都疯魔颠倒，哪还管是谁说的或说了什么，两个拉大锯的人已经急不可耐地拉开架势冲上去，对着杜梨树的这边就开锯了……只听得“噉儿”一声，都不像人声了，“哐啷”一声大锯摔到了地上，一个拉锯人的左腿被锯得血肉模糊。

原来他们的大锯没有锯到树上，却锯了自己的大腿！

这怎么可能，他们俩明明是朝着树身下的锯，旁边还有那么多人清清楚楚地看着……人们再拼命睁大眼睛，却还是看到郭敬时眯缝着眼稳稳当当地在大树根底下坐着。头头气不过，在旁边气壮如牛地叫喊着，却没有一个人再敢上前摸那把大锯。喊来喊去喊出了不信邪的人，不用大锯改使斧子，红着眼睛上前推开

郭敬时，先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铆上劲将斧子抡圆了从榆树这边砍下去，又是“噉儿”的一声，他左手的食指齐根被剁下去了……

这下可把“大跃进”的人们激怒了，他们喊着口号，举着拳头，既然一时砍不倒树，就号召青壮年爬上树去，有菜刀的使菜刀，有斧子的使斧子，先一根根地砍断它的树枝，照样也能炼钢，剩下树干再慢慢收拾。全村的人几乎都来到村口看热闹，重新鼓足了勇气的人纷纷冲到树下，但还没有爬树却被淋了一脸湿乎乎又臭又腥的东西，扬起头这才发现两棵树上爬满了蛇，成千上万条五颜六色、大小不一的蛇，在枝杈间或缠或挂，嘴里流着涎水，哩哩啦啦地喷向地面。其中有一巨蛇，攀附在两棵树的树干中间，张口吐芯，阴气森森……

人们呼啦啦倒退几十步，有人吓得当场跪倒。这时恰好有一群大鸟飞来，不顾地面上的乱哄哄，也不怕树上的蛇，自管落到树梢头，啾啾嘯嘯，鸣叫不已。此时大树底下鸦雀无声，再没有人敢挑头要砍树了。

当人们定住了神儿，从远处再看这两棵树，发现郭敬时又坐回了大树下面，脑袋倚着树身好像又睡着了，那条大蛇的头就趴在他的脑袋上，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毒蛇是郭敬时弄来护树的。从此，这两棵大树的树皮上长出一种黑漆漆、黏糊糊的东西，粘到手上洗不掉，时间一长了还会溃烂、流脓，再也没有人敢碰这两棵树了。不知不觉的，村里也没有人再欺负郭敬时了，相反地还给他升了一辈儿，无论老幼一律喊他“二爷”。

当然，不管人们称呼什么他都一概不搭腔，顶多是用眼睛看着你，算是听到了你的话。不知是谁兴的头，生了病也开始去求他，他既不推辞也不问病情，伸手撷一把杜梨树的叶子交给人家，一般的小病将这把树叶熬汤喝了还真就能好。还有能耐人给这两棵树起了个很顺口的名字——龙凤合株，并很快就在远近传开了，越传越奇，逢年过节竟有人来给这两棵树上供。

2. 大 耙

一冬无雪,紧跟着春旱,庄稼种不上,地里干得冒烟。又正值青黄不接,人最难熬,光秃秃一望无际的老北洼里,好像只剩下一个活物:远看像一头牲口,低着头,弓着腰,身后拖着个沉重的大铁耙,在大洼里耙过来、耙过去……四周浮动着一团团白气,燥热而虚幻。

这实际上是个人,一名壮小伙子,郭敬天的儿子郭存先。短发方脸,上身穿白粗布的对襟褂子,下身是黑粗布单裤,脚蹬胶底纳帮的黑布鞋,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结实有劲的麻利。他的大耙足有二尺宽,用锃亮的筷子般粗细的钢条弯成,自重有二十多斤,在地面上耙一遍,就如同绝户网在水塘里过了一遍一样,凡被它碰到的任何一根柴火棍儿、庄稼刺儿、草根草叶,都一律被钩起来归置在大耙上。待到大耙上的柴草满了,他才会回到地边,把柴草从耙上卸下来,装到他的荆条筐里。

他的大耙要耙的并不是今年的新柴鲜草,而是去年的干柴干草,可去年村里像抽风一样组织了大镢队,他也是其中一员,将土地深翻三尺,把阴土翻了上来,反把阳土埋到地下,结果不但不长庄稼,就连千百年来生命力最强盛的杂草,也都长得半死不活赖啦巴叽,如今已所剩无几。再加上今年大旱,寸草难生,地里白花花很干净,他像算头发一样拉着大耙在大洼里算了大半天,到天傍黑的时候也才收获多半筐柴草。而且柴少草多,干燥松软,再掺上点料喂牲口最合适。可他无牲口可喂,牲口都集中到队里养着,只

能用来烧火。可这种东西不禁烧,顶多够做熟一顿饭的。

郭存先心里也并不在乎能搂多少草,他就是想让自己活动活动,卖膀子力气,出身透汗。人只要还能活动,兴许就能找到一条出路。他一个人躲到这大开洼里,就是逼着自己不想出一条道来不行……这才叫乐极生悲,天怒人怨!去年这个时候大伙儿还以为真的进了共产主义天堂,从此后可以吃不尽,穿不尽,霍霍不尽。谁成想一转眼的工夫就从天堂又落到了旱地上,眼下最缺的竟然就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。村上的老人孩子,凡适合讨饭的差不多都出去了,不管怎么说走出去总还有一线生机。而剩下的人,却天天倚墙根、蹲门口、猫炕窝,赖在一个地方就能一天不动弹,认为不活动就可以少消耗,肚子里没食能多扛些时候,即便饿着半挂肠子也会好受些。郭存先总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,简直就是混吃等死。何况他的家里没有能出去讨饭的人,他必须得想出自己的招儿来。

忽然他眼睛一闪,在一道干沟的背阴处分明看见有一点绿色,是一株巴掌多高的碱蓬棵子,赖巴拉瘦,却顽强地活着。他心里好像被碰了一下,便放下大耙走近那棵碱蓬。嘿,就是这么一点绿色,竟然也养活着一个生命,他看见碱蓬棵子上有条小茴香狗,慢吞吞地在碱蓬上移动着……这条绿色的小虫子是幸运的,在一片干枯里奇迹般地碰到这样一棵碱蓬。它也真有本事,本是吃茴香的虫子,没有茴香在带咸味儿的碱蓬上也能活。但它终其一生都不会离开这棵碱蓬,就在这个巴掌高的棵子上从下爬到上,从上又爬到下……他心里一激灵,自己不也像这条茴香狗吗?

他飞起一脚,将那棵碱蓬连同上面的茴香狗踢出老远。这时他意外地发现干沟的阳坡上还有几个干柳条墩,被打草拾柴的人手掰镐刨地弄成了狗头样。柳条墩被弄成了这个样子,就很难扳得动拔得下了,一般路过的人就是看见眼馋,也奈何不了它,所以才留到今天。他反身从筐里拿出一把斧子,尺半长的手柄,月牙般的刃口,握在手里没有比画,没有瞄准,抡开胳膊就劈,每个柳条墩

只劈四下，一个疙瘩溜秋、光滑坚硬的柳条墩，随即就分成了八瓣，而且每一瓣大小都差不多。然后他用手一块块地从土里拽出来，装进筐底，再把搂到的干草塞在上面。

看看天色不早了，他卸掉大耙，挂在扁担的一头，将扁担的另一头伸进装有大半下干柴草的荆条筐，横肩挺腰，扁担轻轻松松、颤颤悠悠地呼扇起来，拨头往村里走。快到村口时路过一块去年的红薯地，看见有个女人在用叉子刨地，显然是想捡到一块半块去年收获时丢下的红薯。她弓腰撅屁股地一下下刨得很快，越刨不到就越不解气，越不解气就越刨，像疯了一样耍着叉子拼命拿土撒气。离近了看清是韩二虎的媳妇，村里人背后喜欢说她二二乎乎，少半个心眼儿，这都晚三春了，准是连个红薯毛也没刨到。郭存先放慢脚步，却仍然担着挑子跟她打招呼：“二虎嫂子，还刨得着吗？”

二虎嫂子很不情愿地抬起头，嘴角、头发梢和蓝褂子大襟上都是土，神情发拧，眼睛栗栗棘棘：“我就不信红薯地还能收拾干净，怎么不得丢下一个俩的！”

“别白费这力气了，这块地都叫人翻过三百六十遍了，别说是红薯，你看看连红薯叶子都被捡光了。”

二虎嫂子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使劲摔掉手里的叉子：“大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倒了血霉啦，结婚这么多年，天天盼着能有个孩子可就是怀不上，偏赶上没饭吃的时候，这个倒霉的孩子来投胎了，想出去要饭二虎不让，怕折腾掉了，可呆在家里又没有吃的，不吃东西孩子怎么能长啊！”

郭存先只好放下挑子，到地里拉起她，然后捡起叉子塞到她手里，领她走出红薯地：“回家吧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别人能过你就能过。跑到地里这么瞎折腾，刨不着红薯再把肚里的孩子折腾出毛病，那二虎哥就能饶得了你？”

他一伸腰又挑起担子，陪着她一块往村里走。

西天还剩下一抹残红，郭家店若明若暗，昏昏沉沉。按理说这

正是羊回家、鸡进窝和猪叫食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在做晚饭，已经做熟了饭的人家，男人和孩子们也喜欢端着碗到大街上或蹲在门口吃，边吃边跟邻人扯闲篇……傍晚的农村是最热闹、最温馨的时候。而此时的郭家店，竟看不到炊烟，大街上连猪羊鸡狗的影子都看不到，也很少碰到走动的人。整座村子孤孤清清，一片死寂。

郭存先拉大耙时出的一身大汗已经落下去了，被晚风一吹身上还有点凉飕飕的。但心里似乎更冷，前心贴着后心，胃里仿佛也有一只耙子在挠来扯去，不免有些气哼哼的：“这些人真是穷惯了、饿瘪了，即便没有饭可做，也要弄把柴火放到灶坑里燎一燎，让房上的烟筒冒点烟，让家里有点热气，这才像个村子，像个过日子的样子！”

二虎嫂子没有搭腔，低着头径自回家了。郭存先还要拐个弯才能到自己的家。在路过大队牲口棚的时候，他意外地碰到两个孩子拿着秫秸秆，踮着脚尖狠命地往墙上捅。郭存先好奇，扬脸看看山墙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，于是发问：“你们在捅鼓嘛？”

两个孩子突然停下手来，却也不想告诉他在干什么。他更仔细地往墙上看，发现了一块嵌在墙角上的黑瓦碴，再问：“你们想捅下那块瓦碴？”

其中一个叫大发的小家伙开口了：“斧子哥，那可是我们看见的，你不能抢。”

“那是嘛？”

“红薯干。”

“哦！”郭存先恍然大悟，去年过共产主义的时候，谁越能糟蹋东西谁就越像进入天堂的样子。孩子们从大食堂里拿出蒸熟的红薯，当飞镖一样砍着玩儿，有些像糖罐一样稀软的就往墙上砍，看谁砍得高，能粘得上。当时在墙上粘得牢固的，已经成了石头一样硬的红薯干，今年一挨饿可就成了宝贝，早就被人都抢着铲下来吃了。不想在这牲口棚的山墙上角最不起眼的地方，竟还藏着一个